文子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文子

◀上一卷

卷三 九守

下一卷▶

老子曰：天地未形，窈窈冥冥，渾而為一，寂然清澄，重濁為地，精微為天，離而為四時，分而為陰陽，精氣為人，粗氣為蟲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生。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于地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，故聖人法天順地，不拘於俗，不誘於人，以天為父，以地為母，陰陽為綱，四時為紀，天靜以清，地定以寧，萬物逆之死，順之生，故靜漠者神明之宅，虛無者道之所居。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”

老子曰：人受天地變化而生，一月而膏，二月血脈，三月而胚，四月而胎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形，八月而動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骸已成，五藏乃形，肝主目，腎主耳，脾主舌，肺主鼻，膽主口，外為表，中為裏，頭員法天，足方象地，天有四時、五行、九曜、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支、五藏、九竅、三百六十節。天有風雨寒暑，人有取與喜怒，膽為雲，肺為氣，脾為風，腎為雨，肝為雷，人與天地相類，而心為之主。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氣者風雨也，日月失行，薄蝕無光，風雨非時，毀折生災，五星失行，州國受其殃。天地之道，至閎以大，尚由節其章光，愛其神明，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？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？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。夫血氣者人之華也，五藏者人之精也，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，則胸腹充而嗜欲寡，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，聽視聰達謂之明。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，則氣意勝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氣不散，以聽無不

聞，以視無不見，以為無不成，患禍無由入，哀氣不能襲，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見大者所知小。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，血氣者五藏之使候，故耳目淫於聲色，即五藏動搖而不定，血氣滔蕩而不休，精神馳騁而不守，禍福之至雖如丘山，無由識之矣，故聖人愛而不越。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，無所誘慕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，五藏便寧，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，即觀乎往世之外，來事之內，禍福之間何足見也，故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。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，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，五音入耳，使耳不聰，五味亂口，使口生創，趣舍滑心，使行飛揚。故嗜欲使人氣淫，好憎使人精勞，不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。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生生之厚，夫唯無以生為者，即所以得長生，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摠而為一，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，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。吾處天下亦為一物，而物亦物也，物之與物，何以相物，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辭也，賤之不可憎也，貴之不可喜也，因其資而寧之，弗敢極弗敢極也，即至樂極也。

《守虛》

老子曰：所謂聖人者，因時而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，夫哀樂者德之邪，好憎者心之累，喜怒者道之過，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，故心者形之主也，神者心之寶也，形勞而不休即蹶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。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，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，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，無所鉅，無所親，抱德煬和，以順於天，與道為際，與德為鄰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，死生無變於己，故曰至神。神則以求無不待也，以為無不成也。

《守無》

老子曰：輕天下即神無累，細萬物即心不惑，齊生死則意不懾，同變化則明不眩。夫至人倚不橈之柱，行無關之途，稟不竭之府，學不死之師，無往而不遂，無之而不通，屈伸俯仰，抱命不惑而宛轉，禍福利害，不足以患心。夫為義者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，可正以義，不可懸以利，君子死義，不可以富貴留也，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，又況於無為者乎！無為者即無累，無累之人，以天下為影柱，上觀至人之倫，深原道德之意，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以羞也，夫無以天下為者，學之建鼓也。

《守平》

老子曰：尊勢厚利，人之所貪，比之身則賤，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，衣足以蓋形禦寒，

適情辭餘，不貪得，不多積，清目不視，靜耳不聽，閉口不言，委心不慮，棄聰明，反太素，休精神，去知故，無好憎，是謂大通，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，何為而不成。知養生之和者，即不可懸以利，通內外之符者，不可誘以勢，無外之外，至大，無內之內，至貴，能知大貴，何往不遂。

《守易》

老子曰：古之為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。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，心有不樂，無樂而不為，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，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。不縱身肆意而制度，可以為天下儀，量腹而食，制形而衣，容身而居，適情而行，餘天下而不有，委萬物而不利，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！永若然者，可謂能體道矣。

《守清》

老子曰：人受氣於天者，耳目之於聲色也，鼻口之於芳臭也，肌膚之於寒溫也，其情一也，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為君子，或為小人，所以為制者異。神者智之淵也，神清則智明，智者心之府也，智公則心平，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，以其清且靜也，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，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。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，神清者嗜欲不誤也，故心有所至，則神慨然在之，反之於虛，則消躁藏息矣，此聖人之遊。故治天下者，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。

《守真》

老子曰：夫所謂聖人者，適情而已，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節乎己而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，故能有天下者，必無以天下為也，能有名譽者，必不以越行求之，誠達性命之情，仁義因附。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，通洞條達，澹然無事，勢利不能誘，聲色不能淫，辯者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恐，此真人之遊也。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，不達此道者，雖知統天地，明照日月，辯解連環，辭潤金石，猶無益於天下也，故聖人不失所守。

《守靜》

老子曰：靜漠恬惔，所以養生也，和愉虛無，所以據德也，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，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，養生以經世，抱德以終年，可謂能體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脈無鬱滯，五藏無積氣，禍福不能矯滑，非譽不能塵垢，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，有其才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況無道乎。夫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耳不聞雷霆之聲，耳調金玉之音者，目不見太山之形，故小有所志，則大有所忘。今萬物之來，擢拔吾生，攄取吾精，若泉原也，雖欲勿稟，其可得乎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，乃能見眉睫，濁之不過一撓，即不能見方圓也，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，猶盆水也。

《守法》

老子曰：上聖法天，其次尚賢，其下任臣，任臣者危亡之道也，尚賢者癡惑之原也，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，虛靜為王，虛無不受，靜無不持，知虛靜之道，乃能終始，故聖人以靜為治，以動為亂，故曰勿撓勿纓，萬物將自清，勿驚勿駭，萬物將自理，是謂天道也。

《守弱》

老子曰：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，以萬物為畜，懷天下之大，有萬物之多，即氣實而志驕，大者用兵侵小，小者倨傲凌下，用心奢廣，譬猶飄風暴雨，不可長久。是以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而不損沖氣，見小守柔，退而勿有，法於江海，江海不為，故功名自化，弗強，故能成其王，為天下牝，故能神不死，自愛，故能成其貴，萬乘之勢，以萬物為功名，權任至重，不可自輕，自輕則功名不成。夫道，大以小而成，多以少為主，故聖人以道邪天下，柔弱微妙者見小也，儉嗇損缺者見少也，見小故能成其大，見少故能成其美。天之道，抑高而舉下，損有餘奉不足，江海處地之不足，故天下歸之奉之，聖人卑謙，清靜辭讓者見下也，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，見下故能致其高，見不足故能成其賢，矜者不立，奢者不長，強梁者死，滿溢者亡，飄風暴雨不終日，小谷不能須臾盈，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，故不能久而滅，小谷處強梁之地，故不得不奪，是以聖人執雌牝，去奢驕，不敢行強梁之氣，執雌牝，故能立其雄牡，不敢奢驕，故能長久。

老子曰：天道極即反，盈即損，日月是也。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，日進以牝，功德不衰，天道然也，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，好得而惡亡，好利而惡病，好尊而惡卑，好貴而惡賤，眾人為之，故不能成，執之，故不能得。是以聖人法天，弗為而成，弗執而得，與人同情而異道，故能長久。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，命曰侑卮，其沖即正，其盈即

覆。夫物盛則衰，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樂終而悲，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，多聞博辯守以儉，武力勇毅守以畏，富貴廣大守以狹，德施天下守以讓，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。“服此道者不欲盈，夫唯不盈，是以弊不新成。”

老子曰：聖人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，能至於無樂也，即無不樂也，無不樂即至樂極矣。是以內樂外，不以外樂內，故有自樂也，即有自志貴乎天下，所以然者，因而為天下之要也。不在於彼而在於我，不在於人而在於身，身得則萬物備矣。故達於心術之論者，即嗜欲好憎外矣，是故無所喜，無所怒，無所樂，無所苦，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。故士有一定之論，女有不易之行，不待勢而尊，不須財而富，不須力而強，不利貨財，不貪世名，不以貴為安，不以賤為危，形神氣志各居其宜。夫形者生之舍也，氣者生之元也，神者生之制也，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，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，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。其生貪叨多欲之人，莫宜乎勢利，誘慕乎名位，幾以過人之知，位高於世，即精神日耗以遠，久淫而不還，形閑中拒，即無由入矣，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。夫精神志氣者，靜而日充以壯，躁而日耗以老，是故聖人持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浮沉，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，百事之變無不應也。

《守樸》

老子曰：所謂真人者，性合乎道也。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治其內不治其外，明白太素，無為而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遊天地之根，芒然仿佯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業，機械智巧，不載於心，審於無假，不與物遷，見事之化，而守其宗，心意專於內，通達禍福於一，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不學而知，弗視而見，弗為而成，弗治而辯，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，如光之燿，如影之效，以道為循，有待而然，廓然而虛，清靜而無，以千生為一化，以萬異為一宗。有精而不使，有神而不用，守大渾之樸，立至精之中，其寢不夢，其智不萌，其動無形，其靜無體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間，役使鬼神，精神之所能登假千道。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，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，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。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，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，化者復歸於無形也，不化者與天地俱生，俱生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，此真人之遊純粹素道。